

过卫分证的恶寒较伤寒表证为轻,或不甚明显而已。其原因在于,温为阳邪,卫为阳气,二阳相搏,可致发热重、恶寒轻且不显著,甚至不觉恶寒,故陈平伯《外感温病篇》第1条有“或恶风,或不恶风”之说。对此,《条辨·上焦篇》第4条自注中也论及曰:“仲景所云不恶风寒者,非全不恶风寒也,其先亦恶风寒,迨既热之后,乃不恶风寒耳,古文简质,且对太阳中风热时亦恶风寒言之,故不暇详耳。”此即银翘散证应有恶寒的最好注释。

其次,银翘散方究竟有无元参?从其方论中有“项肿咽痛者,加马勃、元参”来看,银翘散当无元参。但从《条辨·上焦篇》第16条治肺热发疹用“银翘散去豆豉,加细生地、丹皮、大青叶,倍元参主之”及第38条治伏暑卫气同病用“银翘散去牛蒡、元参,加杏仁、滑石主之”来看似说明有元参,不然何

以言“倍”、“去”呢?对这一前后矛盾之处,临床当注重元参所具之功。笔者认为,肺卫表证初起津伤不重、热毒不甚者,不宜用元参,因元参虽具清热解毒养阴之功,但其性滋腻,用之有恋邪之弊;若证见咽喉肿痛等热毒壅盛之象,元参用之则又无妨。按《条辨·上焦篇》第4条原意来看,银翘散应无元参。至于后文中所出现的“去”、“倍”等之说,其因尚待考证。

再次,治肺热发疹是否应“去豆豉”?《条辨·上焦篇》第16条指出,治肺热发疹当“银翘散去豆豉,加细生地、丹皮、大青叶,倍元参主之”。之所以“去豆豉”,吴氏认为“畏其温也”。肺热发疹虽属气营同病,但去方中豆豉似属不确。其理有二:

其一,《中药学》(高等医药院校教材,第五版)指出,豆豉制作方法有二:①用桑叶、青蒿与豆

豉同制者为清豆豉,“此法最普遍”,其味辛、甘、微苦,性寒;②用麻黄、紫苏与豆豉同制者为淡豆豉,其味辛,性微温。故《中药学》将其归类于解表药的发散风热药之中。

其二,豆豉的发散之力异于麻黄、桂枝、羌活、荆芥等药,实为温病透邪外出之良药。在温病的卫、气、营、血四个病理阶段中,均有使用豆豉之方剂,如邪在卫分者用之葱豉汤、邪在气分者用之栀子豉汤、邪在营血者用之黑膏方(生地、豆豉组成)。三方中豆豉的作用,均为透邪外出。

为此笔者认为,治肺热发疹之银翘散不必“去豆豉”,因本证属气营同病而无表证,故当银翘散去荆芥,“加细生地、丹皮、大青叶,倍元参主之”。

(作者简介:胡振义,男,45岁。1975年毕业于江西中医学院,现任江西中医学院温病教研室讲师。)

烦躁证在《伤寒论》中遍及六经的诸多病证中,分别以主证、病机、鉴别诊断、判断疾病的传变和预后而论之。现就《伤寒论》中烦躁的辨证施治,试分述如下。

### 一、郁热烦躁

《伤寒论》之郁热烦躁,一是因外有表寒、内有郁热的表寒郁热烦躁,伴恶寒发热、无汗、头身酸楚、舌苔薄白微黄、脉浮紧等症,治以散风解表、内清郁热,方用大青龙汤、麻杏甘石汤、白虎汤,临床因烦躁之轻重不同,三方之石膏用量也随之增减;二是因太阳伤寒误下、邪气弥漫、半表半里的少阳郁热烦躁,伴胸胁胀闷、小便不利、惊悸、肢体困重、舌苔薄黄、脉细数症,治以和解少阳、清热镇惊,方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、小柴胡汤、柴胡桂枝汤,使内陷之邪从外而解,郁热散则烦躁止。

### 二、热扰胸膈烦躁

## 烦躁证治刍议

442500 湖北省郧县城关镇卫生院 王玉华

主题词 烦躁/中医药疗法 辨证论治

《伤寒论》之热扰胸膈烦躁,是汗吐下后有形之邪已去而余热未尽、留扰胸膈所致,兼失眠、懊恼、胸中窒、心中结痛、舌红苔黄、脉数有力等症,方用栀子豉汤清热除烦。凡外邪初入里化热、尚未归并胃肠而见烦懊,均用本方论治。

### 三、热羁胃肠烦躁

热羁胃肠烦躁,一则是热盛于胃、上扰心神的胃热壅盛烦躁,即《伤寒论》之白虎汤证,伴大汗、烦渴、舌干口渴、脉洪大等症,治以白虎汤,以清热生津、止渴除烦;二则是热邪由胃及肠,无形热邪与有形糟粕互结的胃肠结实烦躁,伴

见便秘、腹满等症,用承气汤类峻下热通便除烦,否则随胃中热实的增剧,可深变为神昏谵语;三则是肝胆郁热熏蒸、胃肠结实而致烦躁,兼见欲呕、口苦、便秘、脉弦数等症,治以疏泄肝胆、通下腑实,方用大柴胡汤,使郁解腑通、烦躁乃平。

### 四、水气凌心烦躁

《伤寒论》之太阳中风经数日仍存,而又出现心烦、小便不利、渴欲饮水、水入即吐者,因外邪循经入腑、膀胱气化失职、水饮内停、上逆凌心而致,治以化气行水,方用五苓散。另有苓桂术甘汤证、小青龙汤证、真武汤证、大陷胸汤证,

## 中医基础理论

“阴阳消长”指阴与阳之间的消长,它不是静止的、绝对的,而是在一定时间、一定限度内的“阳消阴长,阴消阳长”。很明显,阴阳消长受一定时间的制约,阴阳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彼此消长。本文试从昼夜、四季等角度探讨其与人体阴阳消长的关系。

### 一、昼夜、四时与人体阴阳消长的生理关系

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密切影响人体的生命活动。《内经》分析昼夜更替、四时变更的阴阳消长过程认为,一日十二时辰中的子(阴退阳进之时)、午(阳退阴进之际)、卯(阳气初升之时)、酉(阳退阴盛之刻),以及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二分(春分、秋分)、二至(冬至、夏至)四个节气,是阴阳交替的枢机。子午与二至正是阴阳消长的转折时期,卯酉与二分则是阴阳平衡之际,人体的生命活动就是随

均饮水内停而致烦躁症。

### 五、痰浊壅阻烦躁

痰浊壅阻于内、阴寒内盛,使痰涎浊阴逆扰心神而致烦躁,伴发热、胸中痞硬、气上冲咽、呼吸困难和食谷欲呕等,治以涌吐痰实,用瓜蒂散;温胃散寒、降逆止呕,方用吴茱萸汤。

### 六、瘀血冲心烦躁

瘀血冲心烦躁在《伤寒论》中虽未明确指出,但以方证测之则必有本证。如桃仁承气汤证、抵当汤证,均有发狂一症。狂躁是烦躁的深化症。瘀血内阻、郁久化热、热壅血瘀、上扰心神,初则烦躁,继则发狂,伴面唇青紫、胸腹刺痛、舌暗有瘀点、脉沉涩或结代等症,故治以活血化瘀、通下瘀热。血行瘀祛,热清神静,则烦躁发狂自平。

### 七、蛔虫扰动烦躁

蛔虫扰动烦躁,多由胃肠虚寒、得食而作。《伤寒论》之乌梅汤证,

# 浅谈阴阳消长与昼夜四时的关系

110032 沈阳市儿童医院 施丽君

主题词 阴阳(中医) 时间生理学

着自然界阴阳的消长而发生相应的变化。

以昼夜言,从平旦至日中为阳长阴消,从日中至日酉为阴长阳消,从日酉至半夜为阴气最盛之时,而从半夜至天明则是阳长阴消、阳气逐渐复苏之刻。人体内阴阳也与之相应而消长。“阳气者,一日而主外,平旦人气生,日中而阳气隆,日酉而阳气已虚,气门乃闭。”(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)平旦人的阳气渐生,至日中阳气最盛,继而又逐渐衰弱,体现了“天之气即人之气,人之体即天之体”(《类经附翼·医易义》)的观点。从人

原文中蛔虫入上膈,使蛔虫窜至胃中或胆道,“烦”字当是主证的概括,应含有疼痛、呕吐、烦躁等症。临床之胆道蛔虫证即属于此,故用安蛔止痛、除烦平躁的乌梅丸治之。

### 八、阴虚烦躁

阴虚烦躁一是肾阴亏虚、心火亢盛、水火不济、阴阳失调,心肾不交症,症见心烦失眠、口咽干燥、舌红苔少、脉沉细数等,用黄连阿胶汤滋阴养血、清热泻火;二是阴虚水热互结烦躁,证虽有阴虚,但别于心肾不交,而是水热互结导致阴虚阳亢、热扰心神,故见烦躁失眠、咳嗽呕吐、渴欲饮水等症,用猪苓汤清热利水、滋阴润燥以除烦。

### 九、阳虚烦躁

阳虚烦躁是太阳病复汗下后,使阳气大伤、阴寒内盛、虚阳外扰、心神浮越而致烦躁,伴自汗、畏寒、肢冷等症,用桂枝龙牡汤与干姜附子汤温通救阳,使阳回神敛、烦躁

体卫气的运行更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。《灵枢·大惑论》曰“夫卫气者,昼日常行于阳,夜行于阴”,《灵枢·营卫生会》曰“营在脉中,卫在脉外,营周不休。五十而复大会。阴阳相贯,如环无端。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,行于阳二十五度,分为昼夜”,说明卫气的运行和天地运行一样有其消长的节律,随着昼夜的阴阳消长而发生入阴入阳的变化。白天,当太阳从东方升起,卫气也应天气而升,运行于手足三阳经;夜间,卫气应天气而降,运行于手足三阴经。

以四季而言,张仲景应用阴阳自宁。本型还有中阳虚兼气血两虚而致烦躁的小建中汤证,阴阳两虚烦躁的茯苓四逆汤证。

### 十、危证烦躁

仲景用烦躁来判断危证的预后,临床确有参考价值。《伤寒论》少阴篇中死证较多,而大都有烦躁一证。可见,临床凡遇正气虚惫的危重病人,若见烦躁,多预后不良,应慎重、及时抢救。另仲景以烦躁证来反映疾病的传变,大凡在疾病过程中,若出现烦躁,多有传变可能,应随证论治。

总之,烦躁在《伤寒论》中颇多见于各种病证中,分阴阳表里、寒热虚实,有烦致躁、躁致烦,分而治之。本文略述其概,试图通过同一病证的不同反映及不同的治疗,体现《伤寒论》的辨证论治的精神。

(作者简介:王玉华,男,33岁。1985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函授大学,现任中医师。)

专题笔谈